

日常叙事与都市记忆的建构

——浅析王安忆《长恨歌》

王窈杰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6年6月5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21日；发布日期：2026年7月28日

摘要

王安忆的《长恨歌》作为中国当代都市文学的里程碑式作品，以日常化的叙事笔触，将弄堂烟火、市井琐碎、个体闲居等日常场景转化为都市记忆的载体，完成了对上海都市精神与市民文化的记忆建构。本文以叙事学理论为支撑，聚焦《长恨歌》中的日常叙事策略，剖析小说如何通过日常细节、空间意象与个体经验，承载上海的都市记忆，探讨日常叙事与都市记忆建构之间的内在关联，揭示作品中都市记忆的文化内涵与审美价值。王安忆以细腻的日常叙事消解了宏大历史对都市记忆的遮蔽，将个体日常经验与都市集体记忆相融合，既留存了上海的市民文明与都市肌理，也暗含了对现代都市文明异化的反思，为当代都市文学中都市记忆的书写提供了重要范本与独特思路。

关键词

《长恨歌》，王安忆，日常叙事，上海肌理

The Construction of Everyday Narrative and Urban Memory

—A Brief Analysis of Wang Anyi's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Yaojie W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ne 5, 2026; accepted: July 21, 2026; published: July 28, 2026

Abstract

Wang Anyi's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stands as a landmark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urban

文章引用：王窈杰. 日常叙事与都市记忆的建构[J]. 国学, 2026, 14(4): 911-916. DOI: 10.12677/cnc.2026.144128

literature, transforming mundane urban scenes—such as alleyway life, street-level trivialities, and individual leisure—into vessels of urban memory through its everyday narrative style, thereby constructing a collective memory of Shanghai’s urban spirit and civic culture. This study, grounded in narratology theory, focuses on the novel’s everyday narrative strategies, analyzing how it conveys Shanghai’s urban memory through daily details, spatial imagery, and individual experiences. It explores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everyday narr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memory, revealing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aesthetic value of the urban memory depicted in the work. By adopting delicate everyday narratives, Wang Anyi dismantles the obscuring effects of grand history on urban memory, blending individual daily experiences with collective urban recollections. This approach not only preserves the civic civilization and urban texture of old Shanghai but also subtly reflects on the alienation of modern urban civilization, offering a crucial model and unique perspective for the portrayal of urban memory in contemporary urban literature.

Keywords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Wang Anyi, Everyday Narrative, The Texture of Shanghai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都市文学进入转型发展期,作家们逐渐摆脱对宏大历史叙事的依附,将叙事目光转向都市的日常肌理与市民的平凡生活,试图通过日常书写,挖掘都市的精神内核,留存都市的集体记忆。都市记忆作为承载都市文化、彰显都市个性的重要载体,不仅包含着都市的空间变迁、历史事件,更蕴含着市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情感寄托,成为当代都市文学的重要书写对象。王安忆作为当代文坛专注于都市书写的核心作家,始终以敏锐的洞察力捕捉都市的细微变迁,其 1995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凭借对上海都市日常的细腻描摹与都市记忆的深刻诠释,斩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成为当代都市文学中不可替代的经典之作。与传统都市文学侧重书写都市繁华、历史动荡不同,《长恨歌》将叙事重心放在上海的弄堂日常、市井闲居、人情往来等琐碎场景中,以王琦瑶的一生为叙事线索,将个体的日常经验与上海的都市记忆紧密缠绕,既写出了上海的温润烟火与精致文明,也记录了都市变迁中记忆的留存与消散。

2. 《长恨歌》中日常叙事的呈现方式

日常叙事是《长恨歌》最核心的叙事特征,王安忆摒弃了传统小说激烈的戏剧冲突、宏大的历史叙事与传奇化的人物塑造,将叙事目光沉潜于上海的日常琐碎之中,以细腻舒缓的笔触,描摹出上海市民的生活图景,构建起独特的日常叙事体系。《长恨歌》中的日常叙事主要通过细节化描摹、空间化呈现与个体化视角三种方式展开,既彰显了日常的本真质感,也为都市记忆的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 细节化描摹:日常肌理的精准捕捉

细节是日常叙事的核心载体,也是彰显日常本真的关键所在。王安忆在《长恨歌》中,以极致细腻的笔触,捕捉上海日常中的细微之处,小到衣食住行、言谈举止,大到人情往来、时节变迁,每一个细节都描摹得精准生动,将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肌理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让日常场景具有了可触可感的质感。在衣食住行的细节描摹中,王安忆精准捕捉了上海市民的生活习惯与审美偏好,成为都市记忆的

重要载体[1]。服饰方面,小说中多次描写王琦瑶的衣着打扮,从青春期参加“上海小姐”竞选时的华丽旗袍,到中年时期蜗居平安里时的朴素棉布旗袍,再到晚年时期依旧整洁得体的衣物,旗袍的材质、款式、颜色的变化,不仅折射出王琦瑶的人生起伏,更记录了上海市民的审美追求与生活方式——精致、妥帖、内敛,不张扬却自有格调。这样的细节描摹,既呈现了上海市民的日常饮食场景,也留存了上海弄堂的烟火气息,成为都市记忆中最鲜活的片段[2]。这些细节不仅让人物形象更加鲜活真实,更将上海的市民生活状态与人际关系清晰地呈现出来,成为都市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空间化呈现:日常场景的具象承载

空间是日常叙事的重要场域,也是都市记忆的具象载体。王安忆在《长恨歌》中,以上海的弄堂、阁楼、公寓、街头巷尾等空间为叙事场景,将日常叙事与空间场景紧密结合,通过对不同空间日常场景的描摹,呈现出上海的都市肌理与市民生活状态,让都市记忆有了具体的空间依托[3]。弄堂是《长恨歌》中最核心的日常空间,也是上海都市记忆的核心载体,承载着上海市民最真实的日常生活,这里有邻里之间的温情往来,有流言蜚语的传播蔓延,有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每一条弄堂、每一栋房子,都藏着上海的都市记忆[4]。王安忆通过对弄堂日常的描摹,将弄堂打造成为上海市民生活的缩影,让弄堂不仅是一个空间场景,更成为承载都市记忆、彰显都市个性的重要载体。除了弄堂,爱丽丝公寓、平安里阁楼也是小说中重要的日常空间,承载着不同的日常场景与都市记忆。爱丽丝公寓作为上海上层社会的空间象征,日常场景多是奢华、精致的,这里有华丽的装修、精致的饮食、体面的社交,承载着上海上层社会的繁华记忆;而平安里阁楼作为市井空间的代表,日常场景多是朴素、琐碎的,这里有简陋的陈设、清贫的生活、市井的烟火,承载着上海底层市民的生活记忆[5]。王安忆通过对这些不同空间日常场景的描摹,呈现出上海不同阶层的生活状态,构建起多维度的都市日常空间,也让都市记忆更加立体、丰满。

(三) 个体化视角:日常经验的私人表达

《长恨歌》的日常叙事,以王琦瑶的个体视角为核心展开,将日常叙事与王琦瑶的人生轨迹、个体经验紧密结合,通过王琦瑶的眼睛观察上海的日常,通过王琦瑶的经历感受都市的变迁,让日常叙事具有了强烈的私人化特质,也让都市记忆多了一份个体情感的温度[6]。王琦瑶的一生,从青春芳华到迟暮悲凉,贯穿了四十余年的上海变迁,她的日常经验,就是上海都市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青春期的王琦瑶,生活在上海的繁华之中,日常多是片场的历练、“上海小姐”竞选的荣光、社交圈的闲谈,这些日常经验,承载着上海的繁华记忆;中年时期的王琦瑶,隐于市井,蜗居在平安里的阁楼里,日常多是做衣服、卖黑市票券、与朋友闲谈,这些日常经验,承载着上海市井的烟火记忆;晚年时期的王琦瑶,身处改革开放后的上海,日常多是孤独的守候、对过往的怀念,这些日常经验,承载着上海记忆在新时代的消散与留存[7]。王安忆通过王琦瑶的个体视角,将私人化的日常经验与公共性的都市记忆相结合,让都市记忆不再是抽象的历史符号,而是具体的、有温度的个体经验。

3. 日常叙事在都市记忆建构中的核心作用

在《长恨歌》中,日常叙事并非单纯的叙事技巧,而是都市记忆建构的核心方式。王安忆通过日常叙事,将上海的日常琐碎、空间变迁、市民经验转化为都市记忆的载体,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留存都市肌理、传承市民文化、承载时代变迁。

(一) 留存都市肌理:空间记忆的具象化呈现

都市肌理是都市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都市的空间布局、建筑风貌、街巷格局等内容,是都市个性与都市精神的具象体现。在《长恨歌》中,王安忆通过日常叙事,将上海的都市肌理精准地留存下来,让都市空间记忆得以具象化呈现,成为都市记忆中最直观、最鲜活的部分[8]。小说中,王安忆通过对弄堂、洋房、阁楼、街头巷尾等空间日常的描摹,将上海的空间布局与建筑风貌清晰地呈现出来。

弄堂的密密麻麻、低矮错落，洋房的华丽精致、中西合璧，阁楼的狭小简陋、温馨质朴，街头巷尾的热闹喧嚣、烟火缭绕，这样的日常生活描摹，将上海西洋式洋房的建筑风貌精准留存，成为上海空间记忆的重要片段[9]。

(二) 传承市民文化：生活记忆的情感化延续

市民文化是都市记忆的核心内涵，包含着市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偏好、人际关系等内容，是都市精神的重要体现。在《长恨歌》中，王安忆通过日常叙事，将上海的市民文化精准地传承下来，让市民生活记忆得以情感化延续，成为都市记忆中最具温度、最具内涵的部分[10]。上海的市民文化，既有精致、妥帖的审美追求，也有朴素、真实的市井烟火；既有邻里之间的温情往来，也有世俗社会的凉薄与无奈。王安忆通过对日常细节的描摹，将这种市民文化精准地呈现出来，传承下去。

(三) 承载时代变迁：历史记忆的日常化表达

时代变迁是都市记忆的重要背景，也是都市记忆不断丰富、发展的动力。在《长恨歌》中，王安忆摒弃了宏大历史叙事对时代变迁的呈现方式，而是通过日常叙事，将时代变迁融入到市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以日常的细微变化，呈现时代的巨大变迁，让历史记忆得以日常化表达，成为都市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11]。小说以四十余年的时间为主线，通过王琦瑶的日常经验与上海的日常变化，呈现出不同时代的社会风貌与时代特质。新的都市文明逐渐形成，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新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逐渐普及，王琦瑶的日常却依旧坚守着旧有的习惯，与新时代的格格不入，日常的疏离与孤独，呈现出改革开放后新旧时代的碰撞与融合[12]。王安忆通过日常叙事，将时代变迁转化为日常的细微变化，让历史记忆不再是冰冷的历史事件，而是具体的、可感的日常经验。

4. 日常叙事建构的都市记忆内涵与审美价值

王安忆通过日常叙事，在《长恨歌》中建构起的都市记忆，并非单纯的历史记忆与生活记忆的堆砌，而是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独特的审美价值。这种都市记忆，既包含着对上海都市文明的眷恋与惋惜，也包含着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反思与叩问；既彰显了日常的审美价值，也体现了王安忆独特的叙事追求，成为当代都市文学中都市记忆书写的典范。

(一) 都市记忆的文化内涵：眷恋与反思的双重交织

《长恨歌》中，日常叙事建构的都市记忆，核心是对上海都市文明的眷恋与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反思，二者相互交织，构成了都市记忆丰富的文化内涵。上海的都市文明，是一种温润、精致、充满烟火气的市民文明，这种文明体现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体现在弄堂的烟火气、旗袍的精致、人情的温情之中，是王安忆着力眷恋与留存的对象。在小说中，王安忆通过对上海日常的细腻描摹，处处流露出对上海都市文明的眷恋。她眷恋弄堂里的烟火气息，眷恋市民的精致体面，眷恋人情中的朴素温情，这种眷恋，不仅体现在对日常细节的精准捕捉与生动描摹之中，更体现在王琦瑶对旧有生活方式的坚守之中[13]。晚年的王琦瑶，身处改革开放后的新时代，却依旧坚守着上海的生活习惯，穿旗袍、守体面、念过往，她的坚守，本质上是对上海都市文明的眷恋，是对都市记忆的坚守。

(二) 都市记忆的审美价值：日常之美的极致彰显

《长恨歌》中，日常叙事建构的都市记忆，不仅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更具有独特而深刻的审美价值，其核心在于对日常之美的极致彰显与升华。在传统文学创作中，“崇雅贬俗”的审美传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作家们多聚焦于英雄传奇、宏大历史、文人雅趣等“高雅”题材，而将平凡、琐碎的日常视为“低俗”“平庸”的代表，忽视了日常之中蕴含的审美价值[14]。王安忆打破了这种传统审美惯性，将目光聚焦于平凡、琐碎的都市日常，以细腻的日常叙事，挖掘日常之中的审美价值，将日常之美推向极致，让日常之美成为都市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作品审美价值的核心体现，为当代都市文学的审美转

型提供了重要借鉴。

作品中的日常之美，并非刻意雕琢的美，而是自然、真实、朴素的美，是藏在琐碎日常之中的本真之美，这种美源于生活、贴近生活，能够让读者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也能够让都市记忆更具感染力与生命力。具体而言，作品中的日常之美，主要体现在烟火之美、精致之美与温情之美三个方面，三者相互融合、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长恨歌》日常之美的核心内涵，也共同彰显了都市记忆的审美价值。

烟火之美是作品日常之美的基础，也是都市记忆最具生命力的审美体现，它源于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藏在弄堂的琐碎、市井的喧嚣之中，是最朴素、最真实、最具感染力的美。这种烟火之美，并非刻意营造的氛围，而是日常场景的自然呈现，是市民生活的本真写照，它包含着饭菜的香气、邻里的闲谈、孩子们的嬉戏、小贩们的叫卖，包含着四季的变迁、岁月的流转，包含着市民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王安忆通过对这些日常场景的细腻描摹，将烟火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让读者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那份藏在琐碎日常之中的生机与活力，感受到那份贴近生活的温暖与安稳。

精致之美是作品日常之美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上海都市文明的审美特质，它体现在市民的生活细节之中，体现在服饰、饮食、妆容、言谈举止等方方面面，是一种不张扬、不刻意、内敛温润的美。上海的市民，无论身处何种阶层，无论生活贫富，都始终坚守着一份精致，这份精致并非奢华的炫耀，而是对生活的尊重、对审美的追求，是一种内在气质的外在体现，这种精致之美，也成为上海都市记忆最具辨识度的审美印记。王安忆通过对日常细节的细腻描摹，将这种精致之美精准地呈现出来，让读者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上海市民的审美追求与生活品质^[15]。

温情之美是作品日常之美的核心，也是都市记忆最具温度的审美体现，它藏在邻里之间的往来、朋友之间的陪伴、陌生人之间的善意之中，是一种朴素、真挚、温暖人心的美。上海的都市，虽然充满了世俗的凉薄与功利的算计，但也藏着最朴素的人情温情，这种温情，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体现在日常的琐碎之中，体现在细微的关怀之中，这种温情之美，也成为上海都市记忆最具感染力的审美特质，让都市记忆多了一份温暖与暖意。

此外，作品中日常之美的彰显，也与都市记忆的建构形成了有机统一。日常之美是都市记忆的重要审美内核，都市记忆是日常之美的载体，二者相互支撑、相互成就。王安忆通过对日常之美的挖掘与描摹，让都市记忆变得更加鲜活、更具感染力、更具审美价值；而通过都市记忆的建构，日常之美也得以跨越时代，得以长久留存，得以被更多人感知与传承。这种日常之美与都市记忆的有机统一，不仅提升了作品的审美价值与思想深度，也让《长恨歌》成为当代都市文学中都市记忆书写与日常审美表达的典范之作，影响了后世许多作家的都市书写。

5. 结论

王安忆的《长恨歌》以日常叙事为核心叙事方式，以四十余年的上海为叙事背景，通过细节化描摹、空间化呈现与个体化视角，将上海的日常琐碎、空间变迁、市民经验转化为都市记忆的载体，完成了对上海都市记忆的建构。日常叙事在都市记忆的建构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它留存了上海的都市肌理，让空间记忆得以具象化呈现；传承了上海的市民文化，让生活记忆得以情感化延续；承载了时代的变迁，让历史记忆得以日常化表达。

《长恨歌》中，日常叙事建构的都市记忆，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独特的审美价值：既有对上海温润、精致市民文明的眷恋与惋惜，也有对现代都市文明功利、冷漠的反思与叩问；既彰显了烟火之美、精致之美与温情之美，也实现了日常之美的极致呈现。王安忆以日常叙事建构都市记忆的方式，摒弃了宏大历史叙事的空洞与抽象，让都市记忆变得鲜活、具体、有温度，既留存了上海的都市个性与文化肌理，也为当代都市文学中都市记忆的书写提供了重要范本与独特思路。

参考文献

- [1] 南帆. 城市的肖像——读王安忆的《长恨歌》[J]. 小说评论, 1998(1): 66-73.
- [2] 叶红, 许辉. 论王安忆《长恨歌》的主题意蕴和语言风格[J]. 当代文坛, 1997(5): 28-29.
- [3] 陈晓明. 在历史的“阴面”写作——试论《长恨歌》隐含的时代意识[J]. 文学评论, 2013(6): 66-77.
- [4] 俞洁. 上海城市的当代解读——评王安忆的两个长篇:《长恨歌》与《富萍》[J].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4): 68-71.
- [5] 朱婧. 摩登沉浮和平常人的城市稗史——重读王安忆《长恨歌》[J]. 当代作家评论, 2021(4): 39-48.
- [6] 牛煜. 重读《长恨歌》:“文学的政治”与文学史结构[J]. 南方文坛, 2018(4): 170-173+179.
- [7] 沈喜阳. 论《长恨歌》的半截性[J]. 当代文坛, 2012(1): 27-31.
- [8] 崔志远. 寻找上海——解读王安忆的《长恨歌》[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35(1): 89-99.
- [9] 翟业军. 具象的, 或是抽象的上海——重勘王安忆《长恨歌》[J]. 小说评论, 2024(6): 91-97.
- [10] 行超. 在空间中讲述故事——重读《长恨歌》兼论 1990 年代日常生活美学[J].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2024(6): 74-81.
- [11] 程小强. 摩登最美是“风情”?——《长恨歌》的怀旧书写评议[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3(3): 241-250.
- [12] 张怡微. 反讽·童话·赘聚——重读《长恨歌》[J]. 扬子江评论, 2018(6): 94-99.
- [13] 徐秀明. 文化冲突与叙事错位——由《长恨歌》谈王安忆的小说美学及其创作转向[J]. 学术月刊, 2017, 49(7): 127-135.
- [14] 张冀. 论《长恨歌》的叙事策略与海派承传[J]. 文学评论, 2010(6): 62-68.
- [15] 王玉屏. 王安忆《长恨歌》中王琦瑶悲剧的深层审美意蕴[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45(2): 59-62.